

洛阳·城事

我市一名出国务工人员安哥拉陷窘境,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已介入,事件正在解决中

工资遭拖欠 连护照也被老板带跑了

提醒:出国务工,务必看清劳务公司有没有境外劳务输出资质



□记者 刘亮

从偃师到山东,再从山东到北京,偃师市民小赵兜了一大圈,终于从北京到了非洲安哥拉打工。小赵以为可以挣大钱了,谁知被拖欠4个半月工资不说,老板还带着他们的护照玩失踪。市商务局表示,出国务工必须认清劳务输出公司是否有从事境外劳务输出的资质,除了嵩县、栾川县、洛宁县、宜阳县有4个境外劳务输出平台,我市有此资质的公司只有5家。

老板拖欠工资后带着工人护照溜了

昨日,小赵的父亲打来电话说,小赵等人已到另一家工地打工,但是被拖欠的工资和护照问题还需进一步解决。目前,我国驻安哥拉大使馆正在积极调查此事。

去年10月18日,一心想到国外打工的小赵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安哥拉。为了出国务工,小赵先被偃师市的一家劳务输出公司介绍到山东的一家劳务输出公司,再经北京一家劳务输出公司到了安哥拉。

和小赵同行的还有8名其他省市的打工者,他们在安哥拉跟

着一名安徽人干装修。为防止他们中途罢工,老板收了他们的护照,还压了他们3个月的工资。今年9月,小赵突然发现老板不见了。“除了刚开始的3个月,还有1个半月的工资没给我们,最关键的是没护照,我们寸步难行。”小赵立即给父亲打电话。

小赵的父亲随即向外交部求救,我国驻安哥拉大使馆也第一时间联系到小赵等9人,使馆工作人员联系了北京那家介绍小赵等人去安哥拉打工的劳务输出公司,该公司也积极给小赵等人介绍另外的工地做工。

遇非法境外劳务输出公司难维权

小赵的问题正在解决中,但不让其他怀揣出国挣钱梦的务工人员再有这样的遭遇,洛阳晚报记者咨询了市商务局对外经济合作科科长李留战。

正规境外劳务输出公司的注册门槛并不低。“最低600万元,而且缴存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的风险处置备用金。这300万元是硬性标准,为的就是保障出国务工人员的权益,如果发现出国务工人员的权益受到损害,这300万元就可以作为紧急资金使用。”李留战说,制定这一高门槛也是希

望让非法的境外劳务输出公司没有可乘之机。

李留战说,现在市场上号称有资质进行境外劳务输出的公司很多,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如果没有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并办理登记,一律不得从事境外劳务输出业务。想到境外务工的人员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境外劳务输出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如果通过非法境外劳务输出公司出国务工,受到像小赵这样的待遇,就算有关部门出面,权益也很难维护。”李留战说。

可以通过4个平台、5家公司出国务工

“在嵩县、栾川县、洛宁县、宜阳县有4个境外劳务输出平台,这些平台和正规的境外劳务输出企业有合作,希望到境外务工的人员可通过这些平台出国务工。”李留战说,目前,我市有资质从事境外劳务输出的公司只有5家,分别是洛阳威通劳务输出有限公司、一拖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洛阳佳的工贸有限公司、河南四通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李留战提醒打算到境外的务工人员,在选择劳务输出公司时,一定要看该劳务输出公司是否有商务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以及相关的批复文件,最好在網上查询一下该劳务输出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否具有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输出人员的资格。

高龄产妇产下已孕7个月早产儿,重症监护的巨额费用让这个家陷入困境,她红着眼眶说——

“对母亲来说, 没有‘放弃’这个词”



张俊肖子在屏幕上看到儿子

□见习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是远 文/图

这些天,一想起住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儿子,37岁产子的张俊肖子就心痛不已。当得知能通过视频电话见到朝思暮想的儿子,她早早便来到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但这次见面,来得实在太晚……

“我这么大岁数才生了他,他刚来到这世上就遭了这么多罪,我对不起他呀……”说着说着,她的眼眶就红了。

被迫终止妊娠,高龄产妇产下已孕7个月男婴

得知自己怀孕,张俊肖子和丈夫都很高兴,可这种兴奋只持续到怀孕7个月的时候。当时,她被查出患有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全家人一起迎接新生命的喜悦就这样终止了。“大夫说,如果不尽快终止妊娠,我和孩子就都有可能保不住了;剖腹产终止妊娠的话,孩子还有活下来的概率……”8月31日,张俊肖子躺在了剖腹产的手术台上。

那天,是张俊肖子第一次看到儿子。“护士当时在旁边把他抱给我看,他那么瘦,那么小,脸也皱巴巴的,不是特别健康的样子,都怪我……”张俊肖子啜泣着说。

早产儿被抱出,孩子父亲流泪了

当被打麻醉针的张俊肖子躺在手术台上全然不知时,手术室外孩子的爸爸张志敏紧张得坐都坐不下。“护士出来告诉我,孩子只有1.5斤,不到我国初生

儿标准体重的四分之一,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可孩子被抱出来时,他睁开一只眼睛看着我,就那一瞬间,我哭了……”说到这里,这个39岁男人的眼眶再次湿润,“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他最信任的人,我不能放弃我的孩子,我要救他。”

孩子随后住进重症监护室,经受着病痛和死神的考验,而张志敏此时也有着更加重要的事情——筹钱。“这是这一个半月的医药费账单。”说着,张志敏指了指帐单上显示的“已付42000元,欠13225.35元”的字样。

这笔钱,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一座沉重的大山。平时他们一家四口就靠张志敏打零工赚钱。“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收入。这次孩子住院,把2万多多元的积蓄都花完了,还回宜阳老家向亲戚朋友借了2万多元,可还是不够啊!……”张志敏叹着气。

对母亲来说,没有“放弃”这个词

16日11时30分,张俊肖子终于接通了重症监护室的视频电话,在屏幕上看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儿子。“宝宝身上还插着这么多管子,他那么小,太可怜了。不过他长大了些,你看他大口喘着气,这么条小生命……”她指着屏幕动容地说。

“很多人都委婉地跟我们说,早产儿心、脑、肺等器官发育都不成熟,所以……让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可我是个母亲,对母亲来说,没有‘放弃’这个词。”张俊肖子望着窗外,默默地低下了头。而她的这句话则像一记重锤,狠狠地敲打着我们,提醒着我们母爱的深沉和厚度。